

是麒派，
又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麒派

► 10版·文艺百家

把痛感作为内核
——评电视剧《庆余年第二季》

► 11版·影视

明亮而温暖的卡夫卡时刻
——纪念卡夫卡逝世100周年

► 12版·经典重读

激发民众创造力是非遗“双创”的关键

徐贲 滕璐阳

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活态传承的应有之义。具体而言，在扬弃中继承是基础，创造性的转化是方向，在创新中发展是重点。在这一过程中，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的关键作用得以凸显。

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非遗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资源，更是人类创造力的体现。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目的与意义之一，就是保护人类的创造力，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激发人类的创造活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指出，非遗经过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由此可见，非遗始终根植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与实践，其得以传承发展的一大动力就在于被不断地“再创造”。这种创造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在已有文化基础上进行的新的创造，是对可借鉴内容的创造性转化，也是对文化精髓的创新性发展，既赋予了非遗绵延不绝的生命力，又不断扩充着其影响力与感召力。因此，当下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关键在于民众创造力的激活与发挥。

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我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意义深远，关系着古老的技艺如何活态传承，如何进入当代生活，以及魅力如何为更多人感知并喜爱。在此，本报刊发两篇不同角度的评论文章，探讨非遗“双创”的有效路径，以期为业内带来一些启示。

——编者

装饰、育儿与社交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爱好者虽然未必拥有极高的天赋和才能，但他们仍然可以发挥创造力，以更普遍、更日常、更灵活的方式实践手工艺，将剪纸转化为建构美好生活的文化资源，进一步展现出非遗在当代的无限活力。

协同多方力量激
发民众创造力

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离不开全社会的通力合作，既需要精英群体运用创造力将非遗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现代表现形式，也需要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广泛运用非遗、对非遗进行再创造。因此，需要不断激发民众创造力，促进非凡创造力与日常创造力的良性互动。

第一，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营造鼓励民众创新的社会环境。

要继续发挥上海公共文化服务的长处和优势，调动民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通过全民美育提升普通民众的日常创造力，具体包括加大上海市艺术夜校、老年大学等文化事业单位开设课程的数量，扩大“非遗进社区”“非遗进校园”“市民文化节”等活动的规模，缓解“一课(票)难求”的状况，提供高质量、更精准的文化服务等。同时也要为普通民众提供更多展示创造力成果的机会和平台，例如依托“市民文化节”的平台，增强市民手作大赛、市民舞蹈大赛等活动的参与度，设置更加多元的奖项激励民众参与；依托上海市艺术夜校、老年大学等文化单位以及基层社区、定期在图书馆、公园、地铁站等公共空间举办市民作品展，增强广大民众参与文化创造的信心。

第二，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提升非凡创造力水平。

一方面要提升现有非遗传承人的综合素质，弥补其在文化创新、专利保护等方面的知识欠缺，鼓励其形成自己独特创作风格的同时，推动同行间的深度交流与合作，发挥高职院校、文化企业、大师工作室等平台优势，深度联动、协同育人；另一方面则要重点加快非遗设计人才的培养，引导艺术家、设计师、高校师生等拥有专业知识的人才加入非遗的创意实践，以展览、体验、研学、影视等多元形式进行成果转化，从而为非遗“双创”提供创意力量，全面提升非凡创造力水平，扩大非遗在全社会的影响力。

第三，建立高效合作机制，加强不同群体的创造力碰撞。

促进艺术家、设计师、高校师生、代表性传承人等多元主体与普通民众的互动合作，通过全民创意、创作联动的方式激发创造力，形成“双向赋能”的共赢格局。艺术家等精英群体要深入基层，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激发民众从生活经验出发提出所知、所想和所需，赋予普通民众更多自主权和参与感。必要时可借助地图、仪器、实物或数字化模型等“中间物”，促进不同社会背景群体之间的知识分享与沟通，从而创造出单一群体无法完成的优秀创新成果，最终让民众有意愿在生活中创造性地运用非遗，推动非遗走入更多寻常百姓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者分别为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所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博士后)



▲非遗在影视作品中的一大呈现方式是以非遗为表现形式。粤剧电影《白蛇传·情》便是代表。图为该片剧照。
▲有一类影视作品通常将非遗作为推动主要剧情发展的元素插入影视情节之中。例如电视剧《梦华录》里的茶百戏。图为该剧剧照。

跨越圈层还是圈地自萌？

——人工智能时代非遗影视传播的机遇与困境

张华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包含了先人所创造的技艺、习俗、节庆等非物质文化形态，和与之相关的器物、场域等具备物质形态的文化载体。随着近年来形式多样的非遗传播在各种媒介上出现，非遗的魅力逐渐为更多的人接受，其中影视作品是深入人心、进入生活的重要传播方式。

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强势崛起，非遗影视的制作门槛将明显降低，其传播的精准性也将得到提升。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生成的非遗影视的真实性和精准传播可能带来的茧房效应，也成为其在智能时代的隐忧。

影视传播是非遗
进入智能时代的必然
趋势

影视作品通过多样化的表现方式，帮助非遗在影像和观众心目中“动”了起来。

具体而言，非遗在影视作品中通常有四种呈现方式。

第一种是以非遗为表现形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戏曲类影视作品和以皮影、人偶等为表现手法的影视作品。其中以京剧、粤剧、昆曲等拥有较高知名度和观影基础广泛的非遗项目为主，例如粤剧电影《白蛇传·情》。

第二种是以非遗项目为影视作品主题和主体，非遗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主要线索。在具体的非遗类别中，又以民间文学、传统技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等为主。仅以“咏春拳”为例，先后就有《叶问》《叶问前传》《叶问2：宗师传奇》《叶问：终极一战》《一代宗师》等问世。

第三种是非遗为次要线索。这类影视作品通常将非遗作为推动主要剧情发展的元素插入影视情节之中。如电视剧《梦华录》中的茶百戏、《八角亭谜雾》里的昆曲、《后浪》里的中医等。

第四种则是非遗作为影视剧中的背景出现，展现民俗文化的电影《图雅的婚事》《追梦的黎族女娃娃》等都是典型代表。

可以说，这四种呈现方式共同帮助非遗通过场景化、生活化的情节逐渐渗透

到观众认知中，有助于非遗的活态化传承。而在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之后，利用影视传播非遗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非遗包含无形的文化和与之相关的有形物质，其中技艺、习俗、节庆等无形的文化是每一个非遗项目的核心。在长达千年的传承过程中，耳濡目染、口授心授成为非遗主要的传承方式。这一特性使非遗很难通过简单的文字记录来还原其过程和魅力，实现广泛的传播。

这种传承的单一与传播的局限经纬交织，使得传承人本身成为非遗在前影像时代最主要的传播“载体”。随着影像记录成为可能，传承人的技艺实操、表演展示不再是转瞬即逝的场景，记录这些内容的影视作品就成为非遗大面积传播的重要载体，传播与传承实现分离。

同时，影视的场景化叙事，在直接记录传承人演示技艺过程的基础上，通过故事化的情节建构还原非遗内涵，较好地再现非遗的仪式互动，能够在观看影视作品的过程中将其不知不觉地植根到观众的生活体验中，完成非遗的浸润式传播，帮助非遗进入当下生活。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这一点依然不会发生改变。

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来自农耕时代，不管是非遗名录中的哪一个类目，农耕时代的生活都是非遗活动和非遗器物存在的场景。以工业时代的影像为媒介承载非遗，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也可被看作联结农耕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的纽带。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利用影视记录非遗也逐渐从胶片、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化的方式。非遗的影像化在当下就成为非遗数字化的一部分，是进入智能时代的基础。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视传播是进入智能时代的必然趋势。

技术带来红利，也
带来失真和茧房效应的
风险

非遗的影视传播进入智能时代后，首先的机遇是制作门槛的降低，便利性

增加。

随着文生视频工具Sora的出现，人们看到了人工智能拥有的强大影视生成能力。即使目前人工智能生成视频还面临逼真度、视频长度、算力等多方面问题，不过随着技术的快速迭代，这些问题的解决只是迟早的事情。过去拍摄一段非遗影像，除了传统的影视制作成本外，邀请传承人、搭建特定场景、制作非遗道具等均是不菲的投入。而文生视频的人工智能只要通过文字对需要内容进行描述，理论上就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产出相应的影视内容。原先看似复杂琐碎的视频制作，在Sora、Runway、PixVerse等智能工具的加持下都会变得简单高效。

人工智能对于非遗影视的另一大机遇是在算法的推荐下，非遗影视能精准地“投喂”到对这一内容感兴趣的群体中。

现今的算法推送通过掌握观众个人信息、观看历史等，优先推送给观众他们感兴趣的内容。以非遗影视为例，过去有过观看非遗影视行为的观众，在未来再次看到非遗影视的几率会增加；与你相似的群体如果喜欢看非遗影视，那么你也推荐看非遗影视的可能也会增加。这就使得非遗影视能够快速地被喜爱的人群或潜在目标人群所获取，增加了非遗影视传播的效率。同时，对于那些有着精准投放要求的非遗影视，通过算法所制定的投放推广方案，一方面精准程度有大幅度提升，另一方面会降低投放成本，真正实现传播的降本增效。

不过，必须看到的是，伴随着这些技术带来的红利，非遗影视也面临着人工智能工具带来的问题。

首先是众多AI工具出现，使得非遗影视内容的真实性问题面临质疑。如前所述，影视作品以四种呈现方式，或将非遗置于影视作品本身的情节中，或将其作为故事展开的背景，使得观众对非遗的了解往往是随着情节故事这一“风”的展开，潜入了观众的认知中。

目前经由传统方式编制制作的影视作品，基本能较真实地再现非遗项目本身的礼俗流程、制作方式、表现神韵等，使得受此熏陶的观众对于非遗的认知没有偏离非遗本身。人工智

能工具生成的影像在质量上几乎可以以假乱真，但却可能出现完全与现实不符的场景，例如咖啡杯里的帆船。这样的制作成本较之过去又有非常大的优势，因此未来呈现在影视作品中的非遗项目有多大程度是真的？观众会将其视为真实的非遗，还是虚构内容？这些都成为人工智能带给非遗影视的首要问题。

这一问题背后可能引发的更深层次的担忧是，如果影视作品中非遗呈现被人工智能进行了篡改，伴随着它们的广泛传播，将可能存在歪曲、文化挪用或过度简化的风险，从而扭曲文化遗产的本质。随着这类影视作品数量的增加和时间的累积，是否会变成文明DNA的污染？

人工智能引发对非遗影视的另一个担忧，则是伴随着推送的精准，非遗影视的传播可能逐渐被茧房化。非遗影视的总量虽然在近几年有了增加，但它们依然属于影视作品中的少数部分，对其感兴趣的人群并不是很大。随着算法推送的深度介入，越来越多的非遗影视在推广上就会将其推向本来就对非遗有兴趣的人。这部分观众由于本身的热衷，在观看、点赞与评论上往往也比较积极主动，因此从数据上能看到较好的直观效果，故而扩散到更大范围、被更多人所周知的动力也会因此减弱。

最终在算法的精准运作下，大多数非遗类影视作品的传播可能就会被局限在一定圈层内，形成较为明显的茧房效应。茧房内外对非遗的认知差距逐渐增加，非遗破圈传播的难度越来越大，这对于非遗本身的传承保护并不是好事。

另一个伴随人工智能而来的是短视频、短剧的兴起。它们虽不是AI技术发展的直接结果，但的确伴随人工智能而来，成为这一时代影视发展的重要表征。这类载体目前涉及非遗的基本情况还没有具体的数据和研究，无法对其全貌进行梳理。但由于其篇幅短小、填充观众的碎片时间等特性，对于非遗的影像传播则可能带来其他新的思考。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教授)